

这样天才的音乐从来稀少

——听张昊辰弹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后的思考

◆ 田艺苗



式的藩篱,这里却是莫扎特式的传统织体,贝多芬擅长概括性的凝练乐句,这里却大量运用装饰音及华彩乐段写法,反映作曲家高超的即兴演奏水平。如何处理这首乐曲才算恰当?这给钢琴家不少挑战。有人弹成莫扎特风格,有人风格茫然。不知这种混合曲风有无叫张昊辰困惑,他仿佛不假思索地弹成了自己的风格。那些即兴式乐段本是情感的激流,经他

自如分句,就有了内容。听他一句一句倾诉,好像那就是他的语言。他在说什么呢?我发现,那正是贝多芬式的情感,真实直接,无客套语。他在莫扎特的织体模式里说贝多芬的情意,这应该是贝多芬本意。而这情意是东方人的表达,适度而真切,毫无夸张,诗意天成。三个乐章,曲意翔实且风格明确。第一乐章激情洋溢,第二乐章是若有所思的温情,第三乐章笃

定。曾经听他19岁时弹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 op.110,为他的精湛绝伦而倾倒,那时他诠释贝多芬,如今他弹自己的贝多芬。

张昊辰说,他在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里特别自在。这听来让人诧异。贝多芬脾气暴躁总是在生气,张昊辰是乖男生一直在神游。可是在音乐里,我发现原来认识的不过是艺术家的外表。世人不知贝多芬也有温柔一面,张昊辰安静执拗,他一定体味过贝多芬的倔强桀骜,深入过他的爱与痛苦。关于贝多芬的当代解读,我一直疑惑:这个年代的人们是否真的能够理解贝多芬?我们从小被教育得安分得体,如今正准备“优雅地变老”。而贝多芬是扔掉假发、敞着胸膛冲进古典圣殿的人。他放手让激情冲破形式,让真超越美,之后在另一层面重建均衡完美。张昊辰的“贝多芬”,也许是贝多芬的一种当代解读,他了解这个内敛的时代的温柔,他更了解那是狮子的温柔,水火之间催生了激情、严酷与真实,这样的音乐出现在这个没有真相的城市里,在某一时刻,叫人热泪盈眶。见他在舞台上,一脸清绝,眼神洁白遥远。来自陌生星球

的漂泊者,心里藏着整片星空,追寻宇宙与音乐的秘密,不愿只做一株好看的苍白水仙。

我听完之后想起来,这30多分钟里未见他咳嗽。张昊辰一上台,除了弹琴什么都忘记。他是能够忘我的人。他性格内向,有些压抑,从不吐露自己。我一直问他内向的人在台上是否会怯场?他觉得投入音乐自然就忘了紧张。弹奏早已是他的表达方式。心理学中有一种“内心游戏”的说法,人在表演或比赛中有两个自我:第一自我,关注自己。第二自我是对自我的审视与干扰。他就是第二自我几乎不存在的那一类典型,心无旁骛。这样的演奏家尤其适合现场演奏和比赛。

一曲完毕,全场心醉神迷。他的演奏与他的人一样,纯美如大山深处的泉水,璀璨如最纯净的钻石的光芒。只是一切形容词都难以形容这光芒,它来自天才与青春,浑然天成。我想这是他最好的时候。不知他能拥有多久,将来又如何蜕变?我总是生怕他有一点闪失,又担心自以为睿智的建议会妨碍他感受人生。记得顾炎武写过:天才性生,唯有其性才能尽其才也。天才的冲动意志是不可管理的。它是天赋,因而不可预测和挽留。只能任由他去承受命运。我只愿记下这最灿烂的演奏。它让我想起传说中的演奏,那些小时候听前辈们时常念叨的曾经的现场。只是这样天才的音乐,从来稀少。

魁北克指挥家入主“费城”

◆ 周炳焘

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Jacques Lacombe,俄亥俄哥伦布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Marie Zeitouni 等。

扬尼克·聂泽赛金年方37岁。但他任蒙特利尔大都会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已达12年之久。去年秋天,聂泽赛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浓重的一笔——正式接任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随即于10月率“费交”首次登台卡内基大厅演威尔第的《安魂曲》。演出极为成功,指挥完最后一个音符,他的双手悬在空中足足20秒,显然,他沉浸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后台,同事们开了香槟,卡内基大

厅的官员举杯向他祝贺,就像是加冕典礼一般。

他和“费交”的结缘有一段经历。2008年12月,聂泽赛金首次指挥“费交”演奏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指挥和乐团配合几近完美,双方有相见恨晚的感觉。2010年年中,“费交”就有意请聂泽赛金加盟,问题是当时“费交”处于破产保护之下,查尔斯·迪图瓦是乐团的看管人。2012年,“费交”终于走出破产保护程序,聂泽赛金喜爱费城,他要把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历史融入在他的乐队中,让“费交”具有归属感。



据1月24日维也纳消息,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之后,开始重新严肃地讨论乐团在纳粹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乐团领导层邀请三位历史学家(Oliver Rathkolb, Fritz Trümper, Bernadette Mayrhofer)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并允诺将在3月底向公众解释清楚维也纳爱乐历史上关于纳粹主义的所有来龙去脉。

其实人们的疑问很早就已存在。因为据记载,维也纳爱乐乐团曾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获得了比较崇高的地位。乐团的支持者之一名叫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曾被任命为德国驻奥地利总督,并在二战期间成为德国外交部长。他发布了一系列法令,使无数犹太人被迫流亡,乃至遇害,最终赛斯-英夸特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三位历史学家眼下的任务,是客观地查清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战时做过哪些事情,每一个细节都将被一一核实,比如乐团里的哪些成员特别受纳粹尊敬,而哪些成员又被疏远、排斥乃至迫害。这么详细、彻底的清查活动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据未经证实的传闻,当年有25名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手在1938年之前已是纳粹分子,不久后乐团里几乎一半乐手加入了纳粹党,而有十多位犹太乐手被送入了集中营。

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优秀乐团,1842年在奥托·尼古拉的指挥下第一次公演,之后乐团的历史上,大指挥家汉斯·里希特、马勒、瓦尔特、伯恩斯坦等人相继任职,虽然该团不设首席指挥,但“音乐总监”这一职位起到了管理与统帅的作用。目前的音乐总监为奥地利本土指挥家弗朗茨·威尔瑟-莫斯特。

维也纳爱乐乐团决定自查「纳粹」往事

◆ 詹湛

音乐剧《悲惨世界》登陆上海前后

◆ 钱世锦

根据音乐剧《悲惨世界》拍成的电影日前在奥斯卡宣布的提名获奖名单中,荣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提名,这不禁让我想起该剧首次登陆上海大剧院演出时的前前后后。

音乐剧《悲惨世界》1987年3月12日首演于纽约百老汇帝国剧院,此后25年久演不衰。1988年10月我赴美国考察,除了拜访纽约爱乐乐团、朱莉亚音乐学院及大都会歌剧院外,压根儿没想过要去看看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音乐剧。到了美国,朋友对我说“来纽约不去百老汇看音乐剧,等于没有到过美国!”我惊讶之余,就请他为我推荐。在一系列的演出目录中,我选了《悲惨世界》,原因无非是曾经读过雨果的小说,熟悉其中的情节。不料朋友说:“此剧的票一年前便预订一空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可朋友却上了心,他请人在我抵达洛杉矶时先期搞到了也在那里演出的《悲》剧的票。

《悲》剧全长约三小时,完全用电影的节奏来变换时间和场景,推进剧情,差不多五六分钟就会有一个情节切换,或歌舞或布景,不断给观众以惊奇和刺激。我坐在观众席中,身心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这是我第一次看音乐剧,对我的心灵震撼十分巨大。当时我就想如此精彩的节目何时能引进中国啊?



1996年我被调任上海大剧院,在筹备开幕季的演出剧目时就提出将《悲惨世界》作为歌剧、芭蕾、交响乐以外的第一部音乐剧剧目,此举得到领导的支持。于是便给《悲》剧的英国制作人麦金托什先生写信。对方很积极,立即派人前来考察。接下来的4年,大剧院节目部与对方有过无数次的传真来往,面对面的讨论几乎每个月就有一次。2001年9月11日上午,以时任大剧院总经理卢胜利为首的代表团在伦敦麦金托什总

部与对方达成协议:《悲》剧将作为第一部原汁原味的西方经典音乐剧于2002年6月下旬引进上海。

ETICKET 东方票务

不说再见 2013 上海大剧院特别音乐会 2月14日 上海大剧院
蛇年喜洋洋新春音乐会 2月16日 上海音乐厅
元宵喜乐汇家庭音乐会 2月17日 上海音乐厅

麦金托什本人将出席上海大剧院的首演,同时麦金托什愿意为中国首演提供全套最先进的音响设备而不需大剧院支付费用。

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在伦敦的我在雕镂剧院第二次看了《悲惨世界》,这个剧场正是《悲惨世界》英语版的世界首演之地。由于白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许多观众没能抵达伦敦,剧场几乎有一半空位,现场的气氛似乎也分外凝重。开幕前,全体起立为白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遇难的人默哀。我站在鸦雀无声的剧场里,不禁想起伟大的雨果在写《悲惨世界》时的那段名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悲惨世界》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2002年6月22日,音乐剧《悲惨世界》终于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包括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尔·鲍伯利在内的主创人员都出席了首演的盛大仪式。演出持续了3周共21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演出时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观众。

1月17日起售票

月24日 上海音乐厅
宋思衡钢琴独奏音乐会 3月15日 东方艺术中心
意大利经典歌剧之夜 3月30日 上海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